北抗日聯軍中的女兒們



婦女生活叢書之八

張志淵著

生活書店發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

婦女生活叢書之八

東北抗日聯軍中的女兒們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張志淵
主編者 洲茲九
發行人 徐伯昕

發行所 生活書店
重慶 桂林 上海 香港 西安 昆明 成都 長沙 衡州 蕭陽 金華 衡陽 福州 汕頭 宜昌 洛陽 長治 立煌 迪化 星島

印刷所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初版

CC0724

序

東北抗日游擊運動，已經有了七年歷史。這一支從戰鬥中生成、發展、健壯起來的民族解放的生力軍，在「七七」全面抗戰前，已經高高擎起了武裝抗日的大旗，在極度困乏的物質條件下，在零下二十度左右的寒風大雪中，與挾有科學化武器的「皇軍」及其支使下的僞滿軍隊，艱苦地轉戰於黑水白山之間，用民族英雄們底血肉，創造出多少驚人的可歌可泣的戰跡。不用說：這些民族英雄們底寶貴的遺留，將與長白山頂底蒼松和黑龍江中的激水，同樣的永垂不朽；並且，不單只敘述了中華民族解放史中光榮的一頁，也可說是人類底和平鬥爭史中空前的偉跡。更不用說，這些民族英雄們用血肉換取來的寶貴經驗，又正是我們當前艱苦的民族解放事業中不可多得的參攷資料。

在我們全面抗日戰爭中，東北底抗日游擊運動是肩負着「獨當一面」的重任。但是因爲受着環境底限制，東北底抗日游擊運動還未能與整個的戰局有機地配合起來。同時，關於東北抗日游擊運動底實況，也缺乏有系統的介紹。所以是人對於東北抗日游擊運動，也未曾深切的注意與

敵人因此，一直到現在，東北這一支民族解放的生力軍，在敵人底重要後方，仍然作着「孤軍苦鬥」，尚未能盡量發揮他們抗日的宏願。

這本册子，正當二期抗戰底開始——也就是正當加緊敵人後方底游擊戰爭和淪陷區域底抗日工作的期間出現了，是有着相當意義的。

這一本小册子，它包括了十二個東北抗日游擊運動中底故事。作者雖然用東北抗日聯軍中的女子工作做主體，但故事底本身並不因此只限於狹隘的女子工作底範圍，而失去它底一般性和普遍性。在每個故事主幹底周圍，是襯托了整個東北抗日聯軍前半期底發展的過程，在時間上聯繫了從一九三一到一九三六那五個年頭，在空間上是包括了吉東、吉南和江北三區的抗日游擊根據地。

這十二個故事，是我在一九三六年前，參加東北抗日游擊工作時，或親身參加，或親耳聽得親身參加的同志所口述的。這十二個故事可說都是事實，雖然爲了工作同志底安全起見，我們故意改換了主角底姓名，顚倒了地區的所在；或爲了讀者興趣起見，故意加上了許多曲折和穿插，但這十二個故事決不是憑空揑造的。

另外要告訴讀者的：此書一面實揭了東北抗日工作者底鬥爭技巧，一面又暴露了敵人在東北統治底弱點。我願意中華優秀的兒女們，學習東北先進同志帶給你們底工作技巧，和瞄準了敵人底弱點，在淪陷區域中積極地展開廣大普遍的抗日游擊運動！

一九三九，一，三晚於重慶。

前言

戰鬥的東北抗日聯軍，在這偉大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中所表現的勞績，久爲萊目昭彰了。他們是在挾有『科學化』武器的『皇軍』殘酷恐怖的壓迫之下，組織起來，健壯起來的。不用說，在這一個壯烈的戰鬥過程中，成功了無數的民族英雄，同時，也產生了許多可歌可泣的奇跡。尤其是東北的女兒們，她們利用一切優良的條件——這些條件也曾啓發了『皇軍』對她們特殊的暴行——協助着東北健兒，創造了許多民族解放的戰跡。現在就我所知的，介紹給諸位姊妹們，在這民族戰中，我們不唯要景仰她們，我們更應當學習她們！

目次

序……一
前言……一
一、用溫柔得來的代價……一
二、捨了自己求民族的生存……七
三、爲了民族解放犧牲了自己的兒女……一四
四、爲革命鬥爭而犧牲的蒲遜民女士……一八
五、致敵死命的軍火是從那兒來的？……二五
六、威武不能屈的女營長……三五
七、一個被義理折服的朝鮮女同胞……四四
八、抗日聯軍的日本友人——逢子……五二
九、「我們有着一個共同的敵人！」……六二

十、認清個人的愛人與民族敵人的許逸蘭女士……七一
十一、一支婦女隊怎樣成立的……八〇
十二、第一道警衛綫……九一

一　用溫柔得來的代價

「間島」這一地方，自日俄戰爭後，日帝國主義就自動劃爲「勢力圈」。他不但有商租自由權，并且還有警察權。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在矛盾中成長和發展着的，因爲這一三角地帶的行政權及警察權的不統一，不唯很久以前，就成爲了朝鮮革命的發源地，並且在一九三〇年秋，又發現了「中國紅軍第三十二軍團」的毛澤東游擊隊。不久在中日韓共產黨聯合之下，又組織了延邊人民政府。九一八後，在東北抗日總會努力之下，完成了民族統一戰線，間島這一地方，因爲過去的基礎，就成了東北抗日軍最健全的游擊區。

關於江左岸，高嶺北麓，稱爲間島之一隅的汪清差不多成了抗日軍的佔領區域，尤其是汪清北的小汪清這個地方，日帝國主義的「皇軍」曾三次圍攻，每次的結果，總是幾百條「皇屍」帶回去，可是當着他們長官問到「馬賊」究竟有多少人的時候，他們回答說：「我們一個一馬賊」同去，可是當着他們長官問到「馬賊」究竟有多少人的時候，他們回答說：「我們一個一馬賊」都沒有看見——即使是用槍射死我們弟兄的馬賊！」

在一九三五年夏初，因東滿反日部隊內部發生分裂，日帝國主義的「皇軍」認爲有機可趁，

又大舉圍攻小汪清，結果是佔領了，下面的一段故事也就發生了。

一天，日本的偵探已經探悉確實，說小汪清已到了可以剿平的時候了，他們便派了五百以上的兵來圍剿這個小小的村落。

夜幕慢慢地落下來了，是一個溫柔平靜的夜，村裏時時發出年青婦女的笑語和愉快的歌聲，星星的燈光從那一朵二朵未關閉的窗內閃閃射出，燈影下似乎還有着俏麗的人影；一聲呼哨，四面八方的日本兵便像餓狼似地撲進村裏來，刀聲，槍聲，皮鞋聲，呼哨聲，不單打破了這村中的平靜，還關閉了那一家家安安穩穩關着的門。

「你們來幹嗎呀？」

「你們是打那兒來的呀？」

驚惶的聲音，這裏那裏用純熟的日本話這麼問着。

「說！你們的男人在那裏？快說！在那裏？」寒冷的刺刀光和兇惡的眼光，一齊釘在每個婦兒們的身上——這裏面有韓國人，也有中國人。

「男人嗎？不是都給你們殺完了嗎？」給那隊長盛逼着的一個女人這樣說着，并且嬌嬈地了

那隊長一眼。

「胡說，趕快把你們的男人交出來！」

「不信嗎？你們自家兒搜去好啦。要給我們找着個男人，那才好咧！」又是一次橫瞧。

「搜！」隊長的命令。

餓耗子一般的日本兵比風捲的還快，便擠進各家的門內去了。

經過了一陣開門，關門，翻箱子，櫥的乒乓聲響以後，從各家屋內便嘰嘰約約發出細碎的笑語。

「歸隊！」隊長從那橫瞧他的女人家裏出來，請面吾風地喊。

一個個兵士都橫提着槍，笑嘻嘻地走來歸隊。

「搜着人沒有？」

「沒有！」

「好，我們今夜在此地宿營。大家要謹愼嚴防外來的襲擊，不得卸除武裝，不得……」

隊長的命令還沒有完，那些娘兒們已經三五成羣，笑逐顏開地提着熱水，端着脚盆請隊長和

兵士們洗脚來了。

日本人是歡喜洗澡的，更何況水是這些俊俏的年青婦女送來的呢，所以個個士兵都眼巴巴望着隊長，希望他不要拒絕；娘兒們也齊打夥子去恭維他，請他先洗。這時已將近午夜了，天色很黑，沒有月，也沒有星，村外眞如入夢似的沉寂，連野犬的吠聲都沒有一點；隊長走到村口，上下左右探望了很久，很久，才折囘身來，變着笑臉，答應了娘兒們的請求。士兵們都趕忙把槍五枝一堆，五枝一堆地架上，然後坐下來脫去鞋襪洗脚。

隊長的脚已伸進混飯的水裏去了，可是他忽然一怔，急忙把他腰間的手槍取出來，叫着他旁邊正在脫襪的一個兵，要他把鞋襪重新穿上，帶起武裝，命他到村口去守衛。

「你已經洗好了嗎？」從黑暗中走來一位非常美麗的姑娘，向這哨兵問。

「嘘，還沒有。」

「怎麼不洗脚閣上還兒來了呢？」是用了柔膩的聲音說的。

哨兵嘆了一口氣。

「爲什麼嘆氣呢？」美麗的姑娘挨到他身邊去了。

「[illegible]守衛，[illegible]。」

「守什麼？」

「守鬍子，馬賊。」

「他們不是都給你們殺死完了嗎？……可是，我問你，你怎麼防守？」

「他們如果來了，我就放槍，裏面的弟兄就好準備。」

「你手上的可是槍？怎麼放？允許我看看嗎？」一邊說，一邊搬着哨兵的手，要看。

哨兵便把手槍的機輪用食指鈎着，說：「只要這麼一壓，啪，就行了。」

「這小玩意兒可眞好玩呢，給我仔細看看好不好？」

哨兵看見這姑娘滿臉的慈氣，便笑着把手槍遞給她。

「不許動！不許叫！」姑娘把槍接過手來，指着哨兵的胸口，用鐵一般堅硬的聲音對他這樣說。

哨兵舉起雙手，驚惶失措，不敢出聲。

啪！啪！姑娘的槍響天啟了。

假山崩，以堤決，不知在那兒藏着的義勇軍，呼嘯着，海潮一般地湧到村口來了，村內的娘兒們，搶了那堆架着的步槍，對着那正在享受着熱湯浸脚美味的日本小鬼開放。不上半小時，五百以上的日本兵給打死了大半，俘虜了小半。

哈哈哈！哈哈哈！又獲得了這一大批精良的武器！

小汪清還沒有到可以完全剿平的時期！它是一座警盤，它孕育着無數男女戰士，期待着有一天把無恥的敵人趕出東北去！

二　捨了自己的性命來求民族的生存

東北的義勇軍全靠『出奇制勝』的游擊戰術來打敗日本小鬼，大家都知道游擊戰術的地理條件，在多山的地方最有利。在這裏就存在着一個大問題，那便是部隊的給養。因爲山多地僻，交通不方便，運輸困難，這給與東北義勇軍極大的不便。不但如此，他們還要顧到四面八方比警犬還靈敏，比豺狼還殘暴的日本偵探網：可是，他們就困處山溝，等着餓死嗎？不，他們當中有着不死去爲大衆求生存的戰士，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的軍長夫人，便是其中的一個。

一九三三年，東北義勇軍的勢力一天天向前開展，日本人的壓迫也一天天地加緊，現在的第四軍那時還沒有編成，稱爲『反日游擊隊』在寧安縣邊境時時和敵軍接觸，一連戰了幾個月。軍械軍需都不充足的游擊軍，怎麼能和敵人持久下去，但給敵人圍困了，只有盡力抵抗。

『我們的食糧已完全吃盡了，怎麼辦？這重圍還不知那一天打得出！』管軍需的來對軍長夫人說。

『這我早知道了，現在計劃着到縣裏去設法呢！』

那天下午，軍長夫人扮成一個農婦，挑了一担柴，帶了十七八歲的男工，向縣城進發，樣子極像是去城中賣柴的。

灣灣曲曲，繞着小道走了許多纔於行走的路，也遇到了許多次驚險的盤查，然而，終於給她到達了城裏。

不願做奴隸的人民，雖然在殘暴的日帝國主義嚴密的高壓的統治之下，有學會，還是要反抗的。那些商人，一經證實了這賣柴婦人是他們天天希望着打勝仗的義勇軍中的分子，都願解囊幫助，可是他們又怕給日人覺察，遭受殺身之禍。

「別怕，同胞們，我在延吉縣還有父母兄弟兒女，我願以他們的生命來担保，決不洩漏你們一絲一毫的消息。」担柴婦肯定地說。

於是，在幾天內，在寧安縣長協助之下，捐得了幾千元錢，她買了兩大車的食品和衣被，還剩下現金一千元留在身邊。

這些東西，她無法偷着運送，只好公然裝上大車，裝着是一家農民，採辦回家去娶媳婦，做喜事的樣子，她自己這時也變成一個家道殷實的農婦了，旁邊還坐着一個用來打雜的長工。

拿手經過幾次，一路上沒有難題，經過了多少盤查，都給她巧妙地敷衍過去了。她和那夥裝的長工不禁暗自歡喜。過一道盤查，他們會心地，愉快地相視微笑一次。

要過黃旗屯了，他們都捏上了一把汗，因爲這裏駐的警察最多，盤問得也最嚴。

「停下！」車到黃旗屯了，一個警察喝道「那裏來的？上那裏去？」

車上的主婦從容應說：「是從縣城來的，現在回家去。」

「家在那裏？」

「在馬家屯。」

「這是些什麼？」

「麵粉，豬肉，衣服，被頭……」

「幹嗎用？」

「嘻嘻！我家小子娶媳婦兒呢。」

「娶媳婦兒幹嗎用這些尺寸不同的衣裳？搜！一定是奸細。」

車上的主婦給一個警察一把拖下車來，從頭至腳遍搜下去。